

浅析顾城之死对其经典化的影响

谭丽

湖南大学，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1993年10月，朦胧派诗人顾城在激流岛杀妻自缢的消息震惊国人，有关“顾城之死”的论争纷纷攘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顾城事件的评价问题和原因分析上。参与论争的既有朦胧派的诗友们，也有专业的文艺评论家，还有普通读者。论争的形式除了严肃的批评文章，还有诗歌散文作品和采访报道。本文以详实的文字材料为基础，还原声势浩大的论争现场，分析其对顾城经典化的影响。一方面，增大了学术研究领域对顾城其诗、其人的关注；另一方面，增强了普通大众对诗人的想象，刺激了阅读欲望。

关键词：顾城之死 论争 经典化 影响

中图分类号：750.14 **文献标识码：**A

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顾城，1956年生于北京，其父顾工也是一名诗人，在当时小有名气。1968年辍学。1969年随父下放到农场。因为8岁开始写诗，12岁就写出了《烟囱》、《星月的由来》等令人称道的诗作，他被誉为天才诗人。1980年底，在《诗刊》发表了诗作两首，由此进入主流诗坛。1983年与谢烨结婚。1987年应邀参加国际诗歌节，开始游历欧洲。1988年定居激流岛。1993年杀妻自缢，终年37岁。当这个消息经外媒报道而传入国内时，无数人感到震惊、难以置信，随后成为文坛和社会的绝对焦点。

一、“顾城之死”及其论争

一方面，围绕顾城杀妻自缢的真相，发表、出版了一批纪实性作品。由于事情发生的地点激流岛远在南太平洋，人们对情况的了解十分有限。此时，“真相”自然成了人们汲汲追寻的目标。顾城本人的绝笔之作，与雷米（谢烨）合著的长篇小说《英儿》，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窥探事情原委的窗口。而顾城生前接受曾慧燕的采访时说，这是“一本自传式纪实小说”，“基本上是真实的”，“主要想反映一些又能解释又无法解释的事情”，更加增强了其非虚构性的特质。^[1]1993年11月，这部真切的爱情忏悔录由北京华艺出版社出版了，在顾城事件的风口浪尖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成为日后评论分析顾城的一个重要文本。顾城的姐姐顾乡，作为顾城之死的现场目击者和悲剧知情人，以日记的形式回忆了顾城死前十四日里，激流岛上发生的点点滴滴。《英儿》中“晓南”的原型——文昕，在现实中也是三人共同的朋友，与他们有过很深的交往和友谊。她以知情人的身份，写下《顾城绝命之谜》一书，如实讲述了三人的情感经历，也提示了三人共同生活的心理悲剧和内幕。《英儿》中的女主角李英，1995年以笔名麦琪出版《魂断激流岛》一书，回忆了自己在激流岛的生活。以上具有代表性的、出自不同角度的纪实性作品相互交织，为人们探讨真相提供了支持。

另一方面，顾城之死引发了一场大论争。论争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如何评价顾城之死；二是如何分析顾城之死。就顾城之死发声者，必须就这两个方面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首先，从诗坛来看，同行们或接受采访，或以诗歌写作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与顾城一同出版过诗集，赠与顾城“童话诗人”名号的舒婷写下《破碎的万花筒》一诗表达悼念之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没有谴责他的意思。我觉得，不能从正常的道德范畴、个人人品和社会公德来解释、看待这件事情，应该更多地从心理上、生理上来看顾城。谁能知道顾城当时是怎么想的？承受着什么样的心理压力？顾城对生活很尊重，很热爱，对一朵花或一只

鸟都曾经给予很大的热情和关注。现在我还认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2]148}宫玺作《哀顾城》一诗，感叹“中国少了一位童话诗人”。^{[3]74}郑愁予以《小岛上的荒原——伤顾城之逝世》组诗三首表达哀思。^{[3]76}麦芒写下短诗《顾城之死》：“少了/一朵奇葩/多了/一个童话//门里门外/一片喧哗”。^{[4]65}

除了表达哀思之情，还有另一些诗人表达了谴责之意。与顾城相交颇深的诗人芒克接受采访时表示，顾城夫妇的结局太悲惨，不可想象。“尽管与顾城是很好的朋友，但是顾城对谢烨那么狠心，在情感上难以宽恕。”^{[2]148}地方诗刊《韶音》刊登了《也题顾城之死》：“杀妻自缢岂堪豪，偏有文人助甚嚣。美化才华阉品德，顾城之死轻鸿毛。”^[5]表达了批判和谴责的立场。

其次，从文艺批评来看，对顾城之死的看法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文章对顾城之死表达哀痛，并为之辩护。陈炳良《顾城：现代的书仙子——〈英儿〉简析》：从精神分析与神话批评的视角解读顾城的自恋主义倾向。认为他就像希腊神话的水仙子，自恋到无法被任何他者客体化，只能借死亡与自我最后团圆。^{[3]86}与顾城仅有一面之缘的台湾诗人纪弦写下《哭顾城》认为顾城是为了爱情而毁灭了自己，这是可以被原谅的，因为诗人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2]122}著名文学评论家白桦认为：不应该用传统的道德标尺来判断顾城，因为他是“生长于我们这个世界和时代的一朵病态的奇花”，顾城之死责在时代和社会。提醒大家在反思顾城之死的过程中发掘对自身有用的现实意义。^[1]与顾城交往甚密的诗歌评论家唐晓渡得知死讯，立即撰文《顾城之死》。首先对顾城事件表达了极度的震惊。其次将事件的起因归结于诗人的“疯狂”，然后通过回忆顾城的生平往事，突出了诗人率真执拗、迷恋自然、追求“纯美天国”的特点，最后以对顾城和谢烨的惋惜和悼念作结。^[6]大概因为私交的原因，唐晓渡并没有正面评价顾城的杀妻行为，只用了“不可理喻”、“骇异”、“不应该”等词表达不解、同情和遗憾。在海外访学期间与顾城夫妇接触颇多的学者赵毅衡，听闻噩耗写下《死亡诗学：访顾城》一文。文章采用由果溯因的分析方法，指出顾城面对的是“神仙也发愁”的种种悖论，破坏性早已潜藏其中。但是对顾城来说，“诗是他唯一的生命方式，唯一的逻辑，唯一人际关系处理原则”。并且顾城也一直在书写和歌颂死亡，所以最后也只能以死来完成他的诗学。因此认为顾城的诗学实际上是死亡诗学。^{[7]229}除了写文悼念，赵毅衡还在伦敦筹办了“顾城谢烨纪念展览”，展出了两人在海外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并将展览的作品编辑成《墓床》一书出版。张弘《合不上的书页》一文中将顾城划为“存在型”诗人，即“诗就是生命的全部，就是生存的方式”。评价顾城“死得天真”，是“诗人之死”。^{[2]163}香港作家彦火《顾城：一个微笑而痛苦的灵魂》一文认为顾城是在动荡混沌的年代中成长起来、追求童话的诗人，有着永远醒着微笑而痛苦的灵魂。尽管认同杀妻是难以饶恕的暴烈行为，却不忍过多的苛责。^{[3]79}

有的则言辞激烈的抨击顾城杀妻，对他进行道德批判。黎青在《他的黑眼睛寻找到光明了么？》中指出“顾城最后的品德行为”暴露出其诗作纯真属性的“几许虚伪”。^[2]洁泯认为“顾城的气质中除人性一面以外，还有兽性的一面”，而其杀妻殉葬就是“残害和践踏女性的兽性行为”。^[8]毛时安指责人们面对顾城杀妻自缢这出惨绝人寰的悲剧时，竟然争相洒下美丽的颂词和鲜花，甚至赞扬他的天真和坦诚。把杀人提升到哲学和美学的诗意层次，实际上消解了残忍而血淋林的事实。他呼吁大家：“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我们决不赞美滴血的斧子。”^[9]著名作家孙犁发表评论文章《诗人之死留给人们的思索——顾城的崩溃与毁灭》，具体分析了顾城诗歌的意象和感情，指出顾城后期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沾染上“极端自我”、“严重的脱离现实”和“死亡情绪很重”的负面特点，导致“他成为一个冥想、

梦幻式的诗人”，最终走向“崩溃与毁灭”。文章将中国当代的朦胧派诗人与战后美国的自白派诗人相提并论，认为海子、骆一禾、戈麦等朦胧派诗人的自杀有“与现实社会矛盾和对抗的因素”；但是尖锐地抨击顾城的死玷污了诗人这一神圣称号的纯洁性，认为“顾城的自杀，更多是他的个人应该负责任”，甚至直指顾城杀害妻子的行为暴露出他凶残的本性，表现出对顾城残忍行凶的谴责和对谢烨无辜命丧斧下的同情。^[10]

相比大陆，香港的谴责评论更显激愤。香港知名编辑罗孚写下短评《诗人，走火入魔了！》，评价顾城关于“女儿国”的向往和追求“是一种丑恶的怪想”，评价顾城事件是“悲惨的悲剧”。“对诗人这样的一生”，“不仅仅有惋惜，更有厌恶”。“不管用怎么样的诗的语言来为他殓葬，洒在那棺木上的也只是罪恶之花。”^[2125]香港作家胡菊人《“这个”……呕吐物》一文以更加辛辣的言辞批判了顾城事件，甚至不愿意在文章中提及顾城的名字，全部用具有蔑视性的“这个”来指代。庆幸没有与顾城见过面，表示也不会再读顾城的诗，“什么‘诗人’、‘童话’、‘天才’，亦等同于极丑陋的事物加上艳丽的包装、无可饶恕、无可原谅、无可开脱”。^[2134]

还有的评论文章则弱化了主观情感评判，更多地追求客观分析。一是客观分析顾城悲剧的原因。梁归智《从童话诗人到撒旦——顾城悲剧分析》从诗歌、诗学和小说三个方面分析顾城的“唯我主义天性和自私病态的人生观”。首先，顾城的诗歌，尤其是后期诗歌弥漫着晦涩阴沉的意象和氛围，流露出残忍灰暗的潜意识。其次，依托顾城在《没有目的“我”——自然哲学纲要》中的详细阐述，从以拒斥人道的“自然哲学”为核心的诗学观念推导出其极端自私自利的人生哲学。最后，从小说《英儿》袒露的世界联系顾城、谢烨和李英三人的情感纠葛，用“岛爷”、纳妾、“女儿国”对顾城的岛上生活进行概括，指出自比贾宝玉的顾城实际缺乏“爱的宽容和无私”的贾宝玉精神，再次强调顾城的贪婪和自私。在这里顾城的悲剧被明确为一个自身性格的悲剧。^[11]蒋登科认为顾城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人格裂变的两个方面：童话般梦幻与现实的冲突；个人内心美与丑、善与恶的冲突。^[12]

二是客观分析当时顾城之死的争论现象，引发读者的思考。俞吾金《顾城之死及其议论》首先详细介绍了当时流传的关于顾城杀妻自缢之谜的五种解释：“斧头情节说”、“感情危机说”、“爱妻杀妻说”、“精神病发作说”和“迷信使然说”。然后指出此五种解释的共同之处在于为顾城开脱，是对诗人声誉的维护。随后将顾城总结为“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从“诗人”和“市民”、“自由”和“自我”、“现代”和“传统”等方面详细论说其矛盾性。最后提醒大众在谴责诗人之外应不忘检视自身的缺陷，以避免悲剧再现。^[13]张颐武《一个童话的终结——顾城之死与当代文化》一文直言：“在一个文化扩张的时代，这件事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一部分，被无数的报纸杂志渲染成公众的焦点。”将顾城之死视为“美妙神话”的破灭，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最后一个“民族寓言”。认为“他的诗和一生都是寓言式地赋予我们以含义，需要我们去阐释和解说东西”。^[14]

最后，从大众评论反馈来看，人们对顾城之死极其关注，但是就其评价和分析问题也没有达成共识。《北京青年报》组织了“诗人之死与凡人之死”的讨论，从1993年12月14日到1994年1月30日，先后发了几个专版。根据该报的综述：

这次有关“诗人之死与凡人之死”的讨论……至今已收到来稿50余件，投稿作者来自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及大洋彼岸的美国。

经统计，来稿中对顾城杀妻、自杀事件持法律、道德上的批评和谴责者，共13篇，对事件之后国内舆论、传媒对顾城普遍采取的同情、惋惜的态度表示不理解、愤怒和谴责者计12篇。上述二者相加，占全部来稿的一半左右。这类来稿中，其典型观点是谴责顾城杀人

的“残忍”、“丑恶”及舆论的“双重道德标准”，并视之为“社会道德的滑坡”。

认为顾城之死为“诗人之死”的稿件共五篇。这部分来稿多分析诗人心灵之苦闷及与社会现实之冲突，并认为是社会杀死了顾城。

认为顾城患有精神疾病的来稿共五篇。这类来稿多认为顾城为病态人格和心态，社会或谢烨、“英儿”等应给予救治。

另有十多篇来稿则从社会发展与人性的冲突或人的心灵归属，人之存在等宏观的角度对事件予以分析。这部分稿件的作者多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或研究生。^{[15]214}

一时之间，不管是精英知识分子，还是普通读者大众，都在关注、评论顾城之死。

二、顾城之死的分析

横向来看，有关顾城事件论争之激烈说明他在当时被推上了毋庸置疑的焦点地位。“93年不仅是大量严肃刊物的‘转向年’，各大小报纸的‘扩版年’，还是近千家刊物的‘创刊年’，而且不论是创刊的、扩版的还是转向的，其宗旨都瞄准了大众文化、纪实性和生活类三大特点。”^{[15]2}顾城之死的论争之所以得以反复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首先离不开大众媒体飞速发展的契机。其次离不开事件背后的暴力色彩和情感纠纷，这符合大众文化的属性。与此事相关或无关的人纷纷现身说法，也满足了大众窥探猎奇的心理。80年代享有盛名的诗人爆出杀妻的丑闻，选择报道这一事件，意味着抓住了大众的目光。正如王为松所言：“现在时代读‘顾城之死’的人肯定比读‘顾城之诗’的人多多了，本来顾城的诗歌文本才是我们时代的读物，眼下顾城的生命文本——当然首先是一个‘三角式’的故事以及杀妻自缢的终局，却汇入了所谓纪实的大潮而成为现代的人们消闲的心灵体操。诗本质上属于古典时代，顾城也该是古典中人，但他的死却不能不被这个时代利用了，也迎合了这个时代。”^{[3]11-12}

纵向来看，往前看，顾城之死不是孤立的，是诗人之死链条上的一环，而又因为杀妻的行为超出这一链条，成为最具争议性的一环。往后看，关于顾城之死的论争竟嘈嘈杂杂绵延至今，一方面关于诗人杀妻自缢的道德争论难以定论，另一方面对这位诗人的关注和研究也未消退。2013年是顾城逝世二十周年，北岛在由他主编的《今天》杂志推出“纪念刊”，邀请舒婷、毅伟、王安忆等九位朋友写下纪念文字。同时，有关顾城的首部纪录片《流亡的故城——纪念顾城逝世二十周年》也在凤凰网文化频道出品。谢冕、杨炼等批评家和诗人在片中回忆了顾城的一生。

三、顾城之死对其经典化的影响

“经典依赖于不断流传、编纂、汇集、定型，以及批评家的贞定，读者的阅读，社会的流通，甚至异域文学的交流、传播，在一定意义上，它更是某种意识形态权力运作的结果。”^{[16]378}一个作家的经典化过程中离不开作品的出版和流通，更加离不开批评家和读者的关注。顾城之死的对其经典化的影响在这些方面均有所体现。

首先，顾城之死推动了图书出版界的对其作品及与其相关作品的整理出版。除了前文提到过的纪实性作品，还出版了关于顾城之死的评论集，如陈子善编选的《诗人顾城之死》，黄黎方编的《朦胧诗人顾城之死》等。此外，顾城的作品也得到许多出版社的青睐。如1993年《海蓝-顾城新诗自选集》和《顾城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95年，顾工整理的《顾城诗全编》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8年，《顾城的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等等。这些作品的出版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顾城作品初步进入社会流通领域，对其经典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次，顾城之死刺激了广大读者的阅读欲望。顾城杀妻自缢，人尽皆知。诗人身份和杀妻行凶的绝对悖谬组合，动摇了人们对诗人的想象，让大多数人内心都产生了疑问。这种尝试理解的心理将一些顾城之死的看客转变成了顾城诗歌的读者。正如王德威所说：“顾城的诗歌和生命纠缠一处，使我们无法不参照解读。”^{[17]261}另外，顾城之死的争论热潮可以引发读者从众的阅读行为。不管出于何种动机，顾城之死及其争论增强了顾城作品对大众的吸引力，为更多的大众读者领略顾城诗歌的艺术魅力提供了契机。200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联合新浪网读书频道推出“世纪文学60家”评选活动，顾城的读者评分高达95分，得分超过他的仅有鲁迅、张爱玲、沈从文、金庸和钱钟书5人。^[18]可见广大读者对顾城诗歌作为经典作品的认可。追踪溯源，顾城之死让读者迈出了第一步，也让顾城的经典化得到了直接的动力支持。

最后，顾城之死增大了学术研究领域对顾城其诗、其人的关注。在中国知网以“顾城”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截止到2019年初，共查到622条文献记录。点开文献的发表年度，发现两个有意思的现象：一是1993年及以前的数量十分少，年发表量少则1篇，最多数也不超过5篇；二是有两个不容忽视的极大值，分别是1994年的56篇和2013年的53篇。联系顾城死于1993年秋的情况，不难推断出导致这两个极大值的直接原因。顾城之死引发文艺评论界和学术界的论争和关注，顾城的人生遭遇、性格特点、创作心理、文学作品、艺术风格等一切都被置于放大镜下审视、揣摩。在不断地被研究、被阐释、被争论的过程之中，顾城经典诗人的地位得到文化精英们的认同，逐渐合法、稳固。

张清华在推荐十位重要的当代诗人时，将顾城放在第四位，“从唯道德论的角度看，他也许不应该被写在这里，但是从一种更大意义的悲剧和诗意的层面上理解的话，他就变得很有必要。顾城文本的影响力几乎超过了所有当代诗人，这是我们无法绕开他的理由”。^{[19]368}显然，顾城之死为其经典化提供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 [1]白桦：真爱成梦幻的自白、自缢与自省——《英儿》随感录[J]文艺争鸣，1994（01）。
- [2]黄黎方 编著：朦胧诗人顾城之死[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
- [3]陈子善：诗人顾城之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4]麦芒：麦芒抒情诗选[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6。
- [5]王春讯：也题顾城之[J]死韶音，1994，总第64期。
- [6]唐晓渡：顾城之死[J]诗探索，1994（02）
- [7]赵毅衡：意不尽言·文学的形式·文化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8]洁泯：人性与兽性[J]文艺争鸣，1994（01）
- [9]毛时安：我们决不赞美滴血的斧子 文学报 1994(01)
- [10]孙犁：诗人之死留给人们的思索——顾城的崩溃与毁灭[J]文艺报，1994（01）。
- [11]梁归智：从童话诗人到撒旦——顾城悲剧分析[J]山西大学学报，1994（04）。
- [12]蒋登科：人格裂变的悲剧——关于顾城事件的思考[J]诗刊，1994（06）。
- [13]俞吾金：顾城之死及其议论[J]书城，1994（04）
- [14]张颐武：一个童话的终结——顾城之死与当代文化 当代作家评论，1994（02）。
- [15]张志忠：1993：世纪末的喧哗[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 [16]童庆炳、陶东风：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17]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18] 顾城：顾城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19] 张清华：像一场最高虚构的雪[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A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Gu Cheng's death on its classicization

Li Tan

(t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Abstract: In October 1993, the news that Gu Cheng, a poet of the obscure school, had killed his wife and hanged himself on Rapids Island shocked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death of Gu Cheng" raged on, focusing mainly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incident and the analysis of its causes. The controversy involved poets of the obscure school, professional literary critics, and ordinary readers. In addition to serious critical essays, the debate also takes the form of prose poems and interviews. Based on detailed textual materials, this paper restores the scene of the vociferous debate and analyzes its influence on Gu Cheng's classicization. On the one hand, it increases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field to Gu Cheng's poems and his person; on the other hand, it enhances the general public's imagination of the poet and stimulates the desire to read.

Keywords: Gu Cheng's death, arguments, classicization, effect

作者简介(可选):谭丽,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2017 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联系方式: 15274997821